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四辑）

淘金记



于文胜◎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四辑)

淘金记

于文胜 主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 4 / 于文胜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1 (2015年4月重印)

ISBN 978-7-5469-4977-2

I. ①世… II. ①于… III. ①世界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1241 号

责任编辑: 刘 彤 王 芬

封面设计: 党 红

世界华人作家作品(第四辑): 淘金记

主编: 于文胜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 编	83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977-2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读书发现

1/ 淘金记

于文胜

小说会馆

24/ 天山滋味

申国祥

34/ 鹿鸣山庄的琴声

王传利

50/ 别碰！那是罂粟

庞艳秋

65/ 吴彩霞微小说六题

吴彩霞

散文悦读

77/ 古城奇台

熊红久

84/ 补丁

罗清和

90/ 琼布拉克

艾贝保·热合曼

94/ 两山夹峙铁门关

李显坤

99/ 走进非洲

卢德福

108/ 寻访罗布人

任茂谷

111/ 葬礼

萨 朗

113/ 魂兮梦兮向丽江

陈洪金

117/ 午夜威灵顿

陆蔚青

124/ 搂一缕月光入梦

漠北雪莲

129/ 山在心中

白沙地

131/ 我亲亲的玉米

李人庆

133/ 一件羽绒服	古 风
136/ 雨,是否会继续	紫云英
138/ 殇李树	戴荣里
141/ 整装待发	杨 超
146/ 桂园小记	李宏争

诗歌花开

148/ 郭志凌的诗	郭志凌
150/ 歪脖树	李 杉

新人推荐

151/ 故土情	纪荣朵
154/ 古牧地	段蓉萍

淘金记

于文胜

—

阿尔泰山有 72 条沟,沟沟有黄金。这话一点不假。1983—1988 年高峰期,整个阿尔泰山据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淘金大军,这些人被称为“金客”。我去淘金的锡伯渡,上下 10 公里的额尔齐斯河两岸,是 72 条金沟之一。1985 年的整个淘金季就有十万金客在寻求一夜暴富的梦想。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

奔涌的额尔齐斯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自富蕴冲出山谷后就一路向西直奔,是我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汹涌的河水从大山里奔出后不仅带来各种奇异的卵石,还带来了阿尔泰山里的黄金。当河水进入黑山头后,有 80 公里的开阔平坦地段,河水平静下来,黄金也沉落到两岸。

锡伯渡就处于这段平缓河流的中部,又由于河水在这里转了几个大弯,夹杂在沙泥里的黄金便大多沉落这一区域,这里便成了一条富矿区。我就出生在这里,一直到 12 岁时全家离开。只是,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金矿上,却不知道有黄金,当 1985 年 6 月我重回故居时,锡伯渡已变成一个极热闹的淘金区。

锡伯渡过去是一个古渡口,河的南面是广阔的平原地区,河的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阿尔泰山脉,山里草木丰盛,是优良的夏季牧场。福海县各牧点的牛羊,每年春季从这渡河上山,秋季又渡河下山,平时南来北往的人车不断。因而,别看这里仅是十几户人家的小连队,却一年四季

热闹非凡。

当年在阿尔泰山淘金有两种，一种是在山里开矿碎石洗金，淘得的金子称为沙金。沙金大多沙粒大小，也有米粒大小，最大个体不过黄豆大小。沙金质地较好，色泽纯正，含金量高，是上品货色。但是开采沙金难度大，一要找准矿脉，二要开山炸石挖洞，三要有专门的设备，四是用工多，五是风险大。

开山淘金是极辛苦极危险的。小的几十号人，大的上百号人，挖洞的、运料的、碎石的、洗金的，分工明确团体作战。其中挖矿和运料风险最大，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讨饭吃。山洞最大不过两米高，有的只容人一个一个地爬进爬出，把石头一块块钎下来，再一块块背出去，稍有不慎就会被砸伤或砸死。

121 那年头好像所有人的命都不值钱，值钱的只是金子。金客们怀揣发财梦，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很多是全家老小从河南、四川、甘肃、河北、黑龙江等地蜂拥而至，没人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家，生活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在金区死人事件天天发生，人们早习以为常。据说有一个矿塌顶一下埋了十几个人，就直接封洞了事。

不光是开山矿人死得多，在河边淘金死人也经常发生。因为开山矿难度大，更多人选择在河边淘金。但是河边地盘有限，血拼地盘之战随时上演，今天一帮甘肃人打跑了河北人，明天一帮河南人又打跑了甘肃人，后天又不知从哪跑来一帮人。有一次当地人打捞淹死的职工，一公里河道里捞出好几具尸体。

在金区处理命案的方式很简单：干活中砸死或淹死的，老板给其家人顶多 50 克黄金；抢地盘被打死的，工头和金客凑资每人顶多 30 克黄金，遇上找不到地址和家人的连钱都省下了；好的用烂木板钉个棺材把人埋了，不好的就直接挖个坑埋了。你知道那时一克黄金多少钱吗？公价 29 元，黑市价 41 元。

在河床上淘金相对容易，安全多了，几乎不要什么成本：一个铁皮卷的三米长的抽水筒、一条木板钉的水槽、一个中间有个圆窝的铁簸箕，加上一条牛毛毡，两个人就可开工了。这种在河床沙子里淘出的金，形如小麦，加工后如碾碎的麸皮，所以叫麸皮金。麸皮金成色好，但最后吹金时总有黑沙夹杂，净度略差些。

当我12岁离开,17岁怀揣着和所有金客一样的黄金梦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锡伯渡,成为这条金沟区十万金客之一时,一切的一切与我童年的记忆相比都已变得面目全非,家乡已不是原来的家乡,很少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金客。我家曾住过的房子挤满了我从未见过的人且臭气熏天。

到锡伯渡的当天就听到大人小孩沸沸扬扬地议论狗头金的事,个个脸上既兴奋又羡慕还有几分妒忌。一打听才知道,一对从河北来的年轻夫妇金客前天晚上一起到离地窝子不远的小河叉子解手,男的顺手摸了个石头擦屁股又一扬手扔进水里,女的发现男人擦屁股的石头落进水里后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女人问男人你擦屁股的石头怎么发光呢?男人打趣说我用金疙瘩擦屁股呢。女人就到水里去捞出那块石头,用水洗了洗在月光下仔细一瞧,妈呀,真是一个金疙瘩呀!小两口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拿到金老板那一称,天呐!半斤多重的狗头金,当即卖了一万多元钱,工具衣服啥都不要了,当天就往老家赶了。

在当时一万多块钱可不是小数字,一个县级干部一年工资也不过两千元。万元户是多少人的梦想,竟有人擦屁股擦出了万元户!大家兴奋议论的另一个原因是狗头金鼓舞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希望,仿佛发财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整个锡伯渡乃至整个金沟的人都兴奋着,当然也包括我。

二

当我像一个浪迹在外的游子回到生育自己的家乡时,我激动又伤感甚至陌生得有些失落。家乡不仅没有任何欢迎孩子回家的样子,连一张能放下我被褥的地方都没准备。幸亏过去和我家关系不错、在困难时期得到过我家帮助的老解收留了我,让我在一间泥坯小房里用土块和木板搭了张床,开始了我的淘金生活。

老解叔不仅收留了我而且成了我的老板。老解叔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个神秘人物,他不是连队的正式职工,好像是突然有一天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找了间破房子住下来不走了,慢慢就成了这连队的编外一员。没人

知道他是从哪来的,干什么来的,为什么孤身一人,他到底有没有老婆孩子,家到底在哪。反正老解叔来了。

老解叔曾经被连队热议了很久,有人说他在口里闹了命案逃出来的,有人说他从南疆来的,后来有人断言他是苏联特务来搞侦察的,说不定咱这儿有什么可以造原子弹的宝矿等等。据说连队指导员把老解叔审问过两回,结论是他是昌吉某公社的,家里太穷老婆带着女儿跟人跑东北去了,他就来锡伯渡混口饭吃。

连队的人开始同情老解叔了,有人给他送了旧家具,有人平时给他点苞谷面、大白菜什么的,我们家经常接济他口粮清油,日子久了有人还想把连队的丁寡妇介绍给他当老婆。老解叔没有再娶,他总是一个人天不亮就出去,中午回来,下午帮连队干点活儿。据说有人跟踪过他,知道他每天都到河滩上去筛沙子,不知干什么用。

听我爸说,有天大早他到河里去钓鱼,看到老解叔在一个小岛子的河滩上,用一张牛毛毡在河里冲头天筛的沙子,然后把最后留下的黑黑的沙子收集起来。老解叔给我爸说那黑沙是铁沙,他淘铁沙是要卖给乌市的钢厂换点钱。我爸说这老解脑子有毛病了,靠淘铁沙能卖几个钱啊?还不如添片网打鱼卖呢。老解依旧淘沙。

老解叔寡言少语,很少主动与人接触说话串门什么的,也从不让人进他屋子。我家离开那年,连队的八卦新闻笑传:有天晚上丁寡妇憋不住了跑到老解叔屋里,看到他满屋子都是怪石头和一袋袋黑沙子,完事后老解叔送给丁寡妇一小袋黑沙子,还让她留给后人用,气得丁寡妇出门就扔到臭水沟里去了,再也不睬老解叔了。

老解叔现在是锡伯渡最大的金老板,有四五个淘金面,手下雇了六七十号金客,在整个额尔齐斯河淘金区他鼎鼎有名。我被安排在离连队最近的淘金面上,工钱每天8块管吃管住。我们面上10个人,我和工头一样多,其他人每天6块钱,早上6点半吃饭,7点出工,晚上9点收工吃饭,然后是打牌、吹牛、找野鸡、放屁、打呼噜睡觉。

虽然老解是大老板了,但他看起来还是有良心的。因为我们家过去对他有所帮助,所以我不仅工钱高而且工作也最轻松。我专门负责每隔十几分钟把水槽里沾满黑沙的牛毛毡取下,换上另一块毡,取下的毡在一个装满水的长铁盆里反复抖洗,把黑沙全部抖到铁盆里。这是淘金过

程中很重要的环节,必须是亲信才能干。

当全连人和我一样知道这从河滩沙子里淘得的黑沙是怎么一回事时,老解已干了十几年了。全连人守着金矿被老解蒙了十几年。有人说老解真不是个东西,不早点把秘密告诉我们,大家一起发财;有人说老解贼精明,挖了十几年的宝没走漏一点风声;有人说老解肯定是万元户了,旁人说你懂个屁那姓解的至少百万。

据说当丁寡妇知道了当年老解给她的是什么宝贝后,后悔地哭了三天三夜,把那个臭水沟翻了几遍也没找到那袋黑沙。她不死心,连着几个晚上半夜去敲老解的门,老解根本就不睬她。后来老解的真相大白,他是山那边红旗公社的老新疆人,老婆孩子都好好的,尤其她的女儿出落得一枝花儿一样,丁寡妇彻底没戏了。

丁寡妇是个倔犟的女人。30岁出头那年额河发大水,防洪堤眼看就要决口,她丈夫在连队那次抗洪抢险中被一个大浪卷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她拉扯着比我大两岁的女儿清苦地过活计。看老解不睬自己,她一个人跑到三十里外的牧业三队,买了个大牛头背回来,又烫又洗弄干净了给老解送去,外加两瓶额河特曲。

老解吃了牛头喝了酒还是不让丁寡妇进门。丁寡妇就有事没事往老解工地跑,一会儿帮着做饭,一会儿帮着挑沙,可老解就是不让她进门。终于有一天丁寡妇火了,当着一帮男人的面脱了上衣,抖着两个大白乳房指着老解大骂:狗日的不是东西,大家看老娘把奶罩都卖了给他买酒喝,他狗日的就是个石头也该焐热了啊。

丁寡妇这一着还真管用,老解虽然还是不让她进门,但把淘金的绝招教她了,还送她一个淘金面。从此丁寡妇也当上了金老板,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了。丁寡妇人长得虽不算漂亮,但三十多岁风韵犹存,加上人一有钱精神爽,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一下成连里大美人了,围了一圈男人讨欢喜,可她除了老解,别人一个看不上。

关于老解为什么不再让丁寡妇进屋有好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丁寡妇太势利老解怕染上脱不了身,一种是说老解家里老婆长得美着呢他压根看不上丁寡妇,还有一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说法是哪有不吃腥的猫,丁寡妇送上门人家都不要是因为她邪气,老解迷信,怕她再闹冲了财气。不过进不进门已不重要了。

丁寡妇邪气的说法在连里盛传已久,是不是迷信咱不说,但有几件怪事确是真的。当年她丈夫被水浪卷走后,全连人打捞寻找了一个月也不见人影。后来洪水退了,有人在河边树林里看到一只头像马、身像驴、尾巴像牛尾、头上还长了一对鹿角的怪物,怪物的一个角上顶了个戴着毛主席像章的黄军帽,那帽子正是丁寡妇丈夫的。

如果不是那个人从怪物那里弄回了那顶帽子,没人会相信他的话。那帽子不仅一点不像被水淹过,而且展展的像丁寡妇丈夫那天刚戴上一样。丁寡妇拿着帽子吵着让连长派了十几个壮汉在发现帽子的地方上下十里沿河找了个遍,什么也没找到。倒是帽子回来后丁寡妇家就连出怪事,曾一度搞得全连大人小孩夜里不敢出门。

细心的人一算,帽子被怪物送回来的那天正是丁寡妇丈夫被洪水卷走的第四十九天,也就是民间祭奠死人的七七。那天丁寡妇把帽子放回家后,带着女儿半下午时搭连队拉面粉的马车去团部亲戚家了。半夜夜深人静人们在睡梦中时,突然丁家左右邻居被咣唧唧摔盆子的声音惊醒,只听到丁家传出一阵一阵摔盆子砸碗声。

6 / 那时兵团连队都是军营式的一排排房子,一排五户一户两间,外加前面一排每户两间的小房,丁寡妇家和我们家住一排,她家住中间我家在西头,是连队最北边最后一排。我们一家人也被叮咣叮咣声吵醒了,我爸说这是谁家半夜打架摔东西闹什么疯啊?我妈说去看看是谁家劝劝人家别闹了。我爸一出门惊住了!

明晃晃的月光下,丁家门前聚了一帮大人小孩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人打着电筒往屋里看,门锁着窗帘拉着,看不见屋里有什么人或东西。声音不响了,我爸说可能屋里进野猫碰翻东西了,没啥事大家都回屋休息吧。人们都各自回屋去了。我爸回到家说没什么,可能野猫闹的。刚灭灯睡下,突然咣当当一声巨响。

我爸惊得一下跳起大喊一声:“哪个熊货?”提个十字镐把子冲出门去。很快又一帮人围在丁家门前,我爸说砸开门进去看看谁在闹腾。几个大男人提着棍棒打着手电进屋查了个遍,锅碗盆勺都好好地放在那儿,屋子里干净整洁得连个苍蝇也没看到。几个大男人约好回家谁也别睡,一有动静就冲过来。一夜再无声响。

丁家夜半盆声一大早就在连队闹得沸沸扬扬,指导员和连长亲赴丁

家检查,还专门召开职工大会说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家住连队最南排的陈姓职工在会上站起来报告说:“指导员,丁某人真的回来了,昨晚看见他在南防洪堤坝上来回走着呢,天快亮时沿着堤坝往西走了。”指导员气得一拍桌子:“你他妈再散布迷信关了你!”

后来发生的事更邪乎。连里有个林姓木匠看丁寡妇丰盈肤白又没了丈夫,便经常给她家修修家具,悄悄送点羊头猪下水。时间长了两人便眉来眼去好似干柴遇上了烈火,烈火浇上了汽油。有天夜深人静,林木匠趁老婆外出丁家女儿住校未归之际,悄悄摸上了丁寡妇的床,正要办事,突然外屋咣当一声巨响如雷炸顶。

门外又围了一群人。林木匠吓得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冲出门,哇哇叫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捂着麻雀往家跑。众人哈哈大笑。指导员和几个连队干部把丁家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就差没把丁寡妇扒光了,除了林木匠的裤头外,没发现别的。正准备走时,突然发现外屋窗台上有一个闪亮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正是丁某落水时戴的表。

指导员问丁寡妇这表一直放窗台上吗?丁寡妇仔细看了,说这表老丁一直戴着怎么跑回来了呢?连队干部开了一上午会,决定由连里给老丁补开一个追悼会,让丁寡妇把老丁的所有东西装进棺材,弄了个衣冠冢正式埋了老丁,还立了个石碑:因公殉职丁××之墓。老丁属因公殉职,经团里批准丁寡妇成了正式职工。

别小看这“正式职工”,在当时只要有了兵团正式职工身份就意味着有户口有工作有口粮有工资有地位,这是多少随军家属的梦想啊!因公殉职人员遗孀不仅可以转正,子女到18岁前由国家抚养。丁寡妇可说因祸得福。但她最忌别人说这,谁说她骂谁。有人说这是她对男人感情好;有人说,呸,感情好还把手表藏下了。

三

我干活的地方是老解的一号淘金面,在渡口上游一公里左右的大河湾处,是一个较富的矿点,在河滩上随便一铁锹下去,往深里挖三锹,平均每锹能淘得了二十几片麸皮金。这样的地方一般三方沙子里就能淘得1克黄金,但是如果三锹下去平均金片在五片以下就干不成了,十个人一

天也淘不得1克金子，非拉稀不可。

我们上游邻居老金头的淘金面就比我们这里差了不少，据说四五方沙子淘1克金子。老金头和老解都四十五六岁年龄，在连里都是能人，老解是大能，老金头是二能。老金头心里憋屈又确实干不过老解，所以和老解虽称兄道弟却是面和心不和，俩人心里都较着劲呢。有一次老金头悄悄对我说：“小文你当心点，别被老解耍了。”

老金头说：“你还记得丁寡妇吧，那个傻逼一天到晚被老解当猴一样耍，把她卖了还帮人数钞票。你可千万学聪明点，时刻防着这老家伙，狗日的心黑着呢。”我想背地里说人坏话不好，听人说坏话也不好，何况老解是我老板呢，还是少和老金头接触，免得老解生疑。偏偏这次让丁寡妇撞上了，她叫住我问：“老东西又放什么屁了？”

我当然不能说老金头说她傻逼，编了个瞎话蒙过去了。丁寡妇也不再追问，对我很亲切地说：“小文你爸妈都好吧？”我说：“好呢。”又问：“不是听说你分到四连当文教了吗？怎么跑回来淘金了呢？”我心疼了一下没回答，丁寡妇就说：“好好干你老解叔亏待不了你，有钱了咱什么没有？日子长着呢。”又指着金客们高声说：“狗日的们不准欺负小文。”

181

提到文教的事我就暗自伤心，满肚子不是滋味，要不是因为金子，我一个堂堂高中毕业生怎么会沦落为金客与这帮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呢？如果不是那个臭婊子（不不不，她不能叫婊子，她长得漂亮又那么温柔，对我其实很好，我也很喜欢她）的哥哥给连长送了一疙瘩金子，那文教就是我的。唉！反正来了，那就入乡随俗吧。

我想我得好好淘金子，最好也弄个金疙瘩，当然像河北小两口擦屁股擦出的狗头金最好。有了金子老子早晚有当上文教的那天，惹火了老子不光要当文教还要睡那个取代了我的小婊子，让她天天给我做饭洗衣服生一大堆娃娃，一大堆娃也不叫她妈，气死她！妈妈的！这一想既舒坦又激动起来，丁寡妇说得对，跟老解好好干！

这淘金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里面名堂很多呢。偌大一片河滩上并不是到处都有金子，黄金它也有矿脉，据说这矿脉像鱼鳞一样，弧形的一道道分布在河滩上，是万千年来一次次洪水冲刷的河岸线。摸矿脉是一个学问活儿，老解是专家，他每天必须亲自干的事一是来往于各淘金面上摸矿脉，再就是黑沙收回家后洗金、吹金。

我见过几次老解摸金脉。先是直线挖三五个一米深的洞,每个洞挖出的沙子编号冲洗,看哪个洞的含金量最高,然后在最高的这个洞前方每隔三米挖两个洞,洞和洞之间错位成弧形,三个洞含金量最多的一条弧线就是矿脉。但这矿脉在满滩的鹅卵石上,我们哪看得出来,每天都是老解过来摆几下头让我们沿着挖筛沙子。

最后一道程序洗金吹金更是技术活,要用铁簸箕在条盆水里一点一点把黑沙冲掉,最后剩下的是黄金,再把黄金用一个铁片儿在酒精灯上烘干后倒在一张白纸上,用一支细细的管子吹气,边吹边用个小棍拨,把金子里最后一点面粉一样细小的黑沙吹掉就是净金了。这活说起来容易干起来要非常小心仔细才行。

我们一号面上的十人除我之外都是外地人,每个人都是怀揣发财梦而来的。但当成为金客后,我发现虽然遍地黄金,但要想一夜暴富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说白了我们不过是打工仔,一个月两三百元工钱(还是用金子顶付),虽说在当时普遍百八十元工资水平下这不少了,可离万元户的梦还太远,除非也当金老板。

想当金老板的人太多了,可地盘就那么多,没有相当的实力想都别想。当金老板的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当地有实力的人,一种是在当地有非常有实力的亲戚的人,还一种是明着不是老板背后真老板带“长”字的当干部的人。当然除当老板外也有金客暴富的,听说有好几十人捡到过狗头金,还有人直接捡了一袋净金。

锡伯渡上游十公里是黑山头,一个金客远远发现一百多米高的半山腰上有个小山洞,出于好奇就爬了进去。山洞不大,高不过两米,深五六米,两具风化得一碰就碎的人的白骨散落洞中。那个金客吓得扭身要跑,被脚下东西绊倒,起来一看是个扁壶一样的铁东西,从壶口往里看有个小皮袋子,摸出来打开一看,妈呀,一袋金子!

那两具尸骨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不得而知,可能是饿死或冻死的,也可能两个人为了金子相互残杀而死。据说又有人爬进山洞寻宝,除了那个扁壶一样的东西外,还真发现了一把弯刀,拿回后被公社收走交到县里,又被自治区博物馆收走了。到底咋回事不清楚,但说明额河流域清代初期就有人淘金了。

布满鹅卵石的河滩旁有一棵奇大无比的杨树,粗得四个大人合抱都

拢不过来。小时候爬上这棵树掏鸟蛋，每一次都和小朋友争论它的年龄——一百岁、两百岁……我认定起码也有一千岁，那是什么概念？是树神了吧。这老杨树真该是树神，东看西看南看北看，远看近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是一棵与众不同的奇树神树。

老杨树树身肥圆长着一疙瘩一疙瘩肌肉，两米以上分两杈，一杈向东一杈向西，又两米以上两杈再分两杈，两杈向南两杈向北。这一纵一横就像顶了座小山，密密麻麻全是油绿的叶儿，而每一片叶儿又都手掌似的奇大。这树长得奇怪，怎么看都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树下必定有独一无二的奇货，想着我就激动得手都发抖。

我用出吃奶的劲搬开树下一个全身都起鸡皮疙瘩的水桶，大小的卵石窝里露出湿润细柔的白沙，有点耀眼。操起铁锹一锹下去，就像在地里挖洋芋一样，一个两个三个……鸡蛋大小的狗头金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金光四射耀得眼疼。再一锹下去，一窝子玻璃蛋大小的狗头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整整二十个哇！真他妈发大财了。

我激动得心跳快得像咚咚响的擂鼓，一个激灵坐起来……满眼金光。等回过神来定眼再瞧，金光变成白光，毒辣辣炽热的太阳挂在头顶上，我方才明白刚才午休睡着了做了一个发财梦。我把这梦讲给旁边靠树坐着抽烟的小王，他听得直咂舌好像真的挖了一堆金疙瘩，他激动而神秘地说：“小文你要发大财了。”

当天半夜我正在睡梦中呢，小王兄弟两人扛着铁锹和十字镐来找我了。小王说：小文你今天中午梦见的那棵老杨树在哪里？我说问这干嘛，小王说如果真有那棵树就是神灵在指引你发财呢。我说那树就在我家住过那排房子后面啊。小王激动地双手合十连连对着窗外鞠躬，嘴里念叨着：神灵保佑神灵保佑。然后说快挖宝去！

我们蹑手蹑脚神秘秘来到老杨树下，小王二话不说就挖了起来，每挖出一锹土都叫他弟弟打着手电仔细翻找。在清冷的月光下我们三人就像三个鬼影在晃动。锡伯渡静得只有浪花拍打水面的声音，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天快亮时我们已绕着老杨树挖了快一圈了，就在一圈沟快接通的时候小王突然惊叫一声……

我们只顾埋头专心挖宝了，谁也没注意老解不知什么时候来的，正立在旁边一直盯着我们呢。小王一惊叫把老解也吓了一跳，他吼道：“叫

啥呢大惊小怪的,你们到底挖啥呢神秘秘的。”小王弟弟抢先说:“小文梦到这里有一窝狗头金呢。”老解哈哈大笑:“狗你妈金呢,这地方能挖出金子老子都能屙出金子了,害得老子也一宿没睡。”

小王兄弟俩这不是第一次瞎闹腾了,锡伯渡人都知道他们的笑话:兄弟俩初来时,偶尔一次看别人拿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小金片儿就欣喜若狂——原来这就是黄金啊!他们来时路过一片小沙包,发现沙里满是金光闪闪的这种东西——原来那是金子呀!于是兄弟俩从早到晚跑那沙包上,一人一个小镊子,一片一片镊金子。

那小如麸皮的金片儿用镊子一片一片捡是极费工夫极辛苦的,小王兄弟俩朝出晚归地干,尤其是中午烈日把沙漠烤得能烙熟鸡蛋,要不是小王弟被晒晕过去送到连队卫生所急救,还没人知道这兄弟俩搞了什么名堂。当小王把用一个月时间镊来的两青霉素小瓶金子拿到金贩子那卖时,不仅被扔了出来还挨了一耳光。

原来小王兄弟俩忙活了一个月从沙堆上捡来的全是红云母片儿,这东西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极像金子。白忙活了一月,带来的那点积蓄也花光了,小王兄弟俩财没发成差点成了要饭的了,幸亏老解收留,他俩这才成了金客。也不怪小王兄弟心急发财,他们如果年底拿不出一万元钱,妹妹花儿就要被送给大她20岁的老男人。

小王家在甘肃平凉一个偏远贫穷的山村里,他20岁那年父亲用8岁的妹妹花儿给他换了门亲,约定十年后花儿18岁时嫁给大她20岁的嫂子哥,如反悔就赔对方一万元钱。那男的年龄大些倒没什么,关键是得过小儿麻痹,瞎一只眼拐一条腿背上还扣了个肉砣砣。小王怎么忍心让妹妹嫁这样男人毁了她一生呢?!

小王娶亲后不久,父母在一年里陆续去世,小王和媳妇把弟妹拉扯大。媳妇虽是个傻子可也能干些活搭把手的。眼见着妹妹到了换亲的年龄,弟弟也早该成亲,因为穷没人肯嫁至今还光棍着。小王又苦又急实在没招了,听人说新疆阿勒泰淘金子能发财,就带着弟弟扒了辆拉煤的空厢火车到新疆来了。黄金对他们太重要了。

我们深夜挖宝的事没过第二天上午就在各个淘金面上传开了,一下成了笑话。我埋怨小王犯神经病哩,把我也弄了进去。小王说别人笑话就笑话吧,咱想发财又没错。午休时丁寡妇来了,把我叫到一边问:“小文你

真梦到树下金子了？”我羞得扭头要走，丁寡妇一把抓住我说：“小文你是不是记错树了，到姨面上看看，姨给你5克金子。”

我给搞蒙了，说：“丁姨你不是在笑话我吧？”丁寡妇说：“笑话啥，我当真的。”我说：“梦你也信？”丁寡妇说：“小文你不知这金子的事神着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也被她说得有点当真了，问：“那找不着树呢？”丁寡妇说：“找不着也给你5克金子，姨说话算数。”我说：“那万一真找到呢？”丁寡妇没想到我会这样问，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分你一半吧！”

丁寡妇说这事咱们不能让别人知道，更别让老解知道。我说：“行哩，找个时间到你淘金面上去看看。”丁寡妇乐滋滋地走了。谁知没过一会儿老解跑来问我丁寡妇来找你做啥？我说没啥。老解说没啥她来找你，我说真没啥，就是来看看。老解说她说啥了，我说没说啥。老解说她问啥了，我说没问啥。老解怀疑地看着我说：小文你瞒我哩。

老解走后，我问小王是谁这么快给老解打小报告了，小王冲做饭的吴姨努努嘴。我就知道这里有老解的奸细呢，以后说话办事可要小心。小王悄悄告诉我吴姨和老解有一腿，和丁寡妇是情敌呢。我说吴姨不是有老公吗，干嘛还和丁寡妇争男人。小王说看来小文你还不懂男女的事哩。正说着小美来了，小王又悄悄说她没奶子呢。

小美打了把红伞穿了个吊带背心和短裙，时髦得像电影里的大家小姐。她一来男人们都躁动起来，这个喊小美到哥腿上坐坐，那个叫小美你的腿真漂亮呀。我红着脸问小王你咋知道她没奶子，小王说：我俩睡了好几次了，咋不知道，不信你问他们哪个不知道。我突然发现小王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家里有老婆还和别人睡。

面对一帮男人的骚情挑逗，小美不恼不火好像没听见一样。她径直走到我跟前说：“小文你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咋说咱俩还同学哩，我来请你今晚到我家吃饭。”小王一听急了说：“咋就不请我呢，有奶吃不？”小美冲小王呸了一口骂道：“吃你妈奶去！”转身走了。没走出多远又折回头朝我喊：“小文，晚上我去你屋叫你，可别出去了啊！”

没想到小美是来找我的，更没想到会请我吃饭，我惊讶当年疯疯癫癫的假小子竟变成了这么漂亮的女孩，所以傻站着一直到小美出了林子也没回过味来。我和小美是小学同学，而且我俩还老摔跤打架，她还能记得我这个坏同学真让我感动。加上本来见女孩我就脸红，此时我的脸早